



Hui yi wo de shao nian shi dai

回忆我的少年时代

楊得志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回忆我的少年时代

楊得志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1

回忆我的少年时代

楊得志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1/8印张

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20,001—130,000 定价(3)0.09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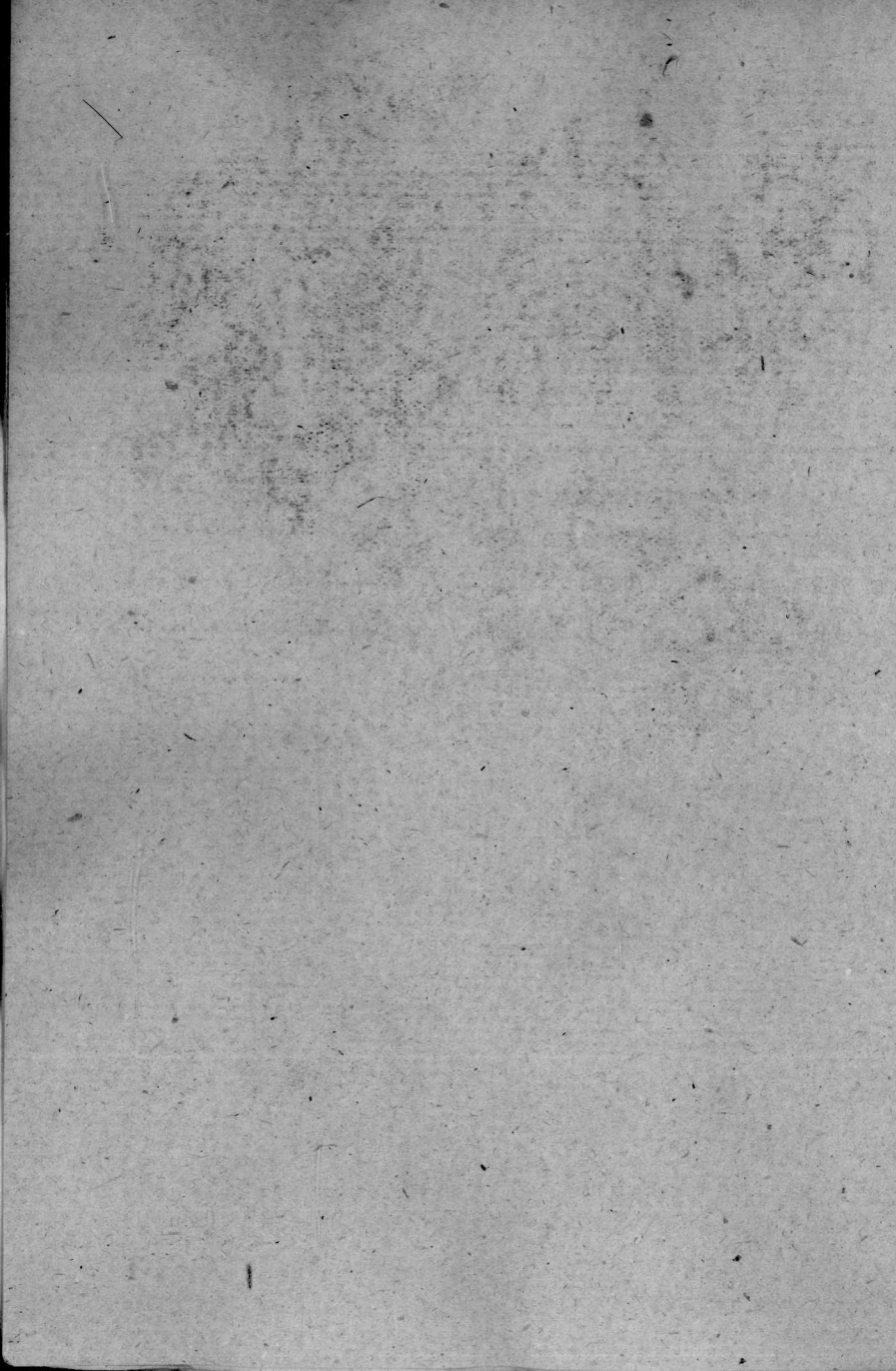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篇优秀的革命回忆录。楊得志將軍以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，揭露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剝削，說明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这一真理。楊得志將軍十一岁就給地主打短工，飽受欺凌压迫，熬到十四岁，实在忍受不下去，才跟哥哥一起出外謀生。他滿心以为出去只要好好干，一定比在家当放牛娃强。哪知在吃人的旧社会，走遍天下也沒有穷人立足之地。他在安源煤矿当过挑夫，也在衡阳鉄路綫上卖过苦力，压肿了肩膀累折了腰，换来的仍然是重重的压迫和剝削。南昌起义成功以后，革命的风暴吹到湘江边上，他才知道有这么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。在黑暗中闖蕩了多少年，他終于見到了光明，認清只有投紅軍打土豪，穷人才有出路。于是他和工人們一起，坚决走上革命的道路。

这是一篇动人心弦的好作品，描写生动，意义深长，值得今天的少年儿童認真閱讀。

目 次

我的童年.....	3
投奔萍乡.....	5
告别安源.....	13
湘江风暴.....	16
投红军.....	28



我的童年

一九一〇年，我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的一个山村里。父亲是个铁匠，掌着钳子，守在炉边干了一辈子。叔父也是个铁匠；他跟父亲刚好是一个上手、一个下手。一家十四口，就靠他们俩每天劳动挣回几个钱过活。

从我懂事时就知道，我家是个苦户，一无田，二无地，头上顶的、脚下踏的，都是人家的，连住的两间破屋也是人家的。

我哥哥名叫海堂，是个挺好的小伙子。他比我大五岁，身体长得挺结实，四方脸上，嵌着一副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脸上老堆着笑，说话很少，做事认真，人极聪敏，读过几年私塾，上山打柴、下地劳动时，自己还能学着民歌号子编个唱词，成天哼哼。我七岁那年，就跟他一起担负沉重的劳动了。他为人诚实，俭朴，家里分给他吃的东西，他总要留一点给我，我们弟兄俩从没有吵过一次嘴。

一九二一年，我才十一岁，灾难降临了，媽媽在月子里得病去世。媽媽一死，家里的生活更糟，那年夏天，我不得不到地主家里去打短工。

記得那天父亲送我走，眼里含着泪珠說：“孩子，不是爹不疼你，实在没办法，这年头，唉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”他說完直用衣角擦眼泪。父亲是个打铁的硬汉，我知道他輕易不会掉眼泪，这时心里一定难过极了。于是我也抬起头来劝慰他老人家：“爹，你放心吧，我去了，一定会好好干的，你看，我胳膊那么粗壮，有这么好的身体，你不用多操心！”父亲听了直点头，他送了又送，直送到东家門口。

在我們家乡，遍地种的都是水稻，每当稻子快成熟时，地主、富农怕牛吃了自己的庄稼，总爱雇一两个临时工看牛，而这些差使就选上了我們这些廉价的童工。

看牛，在旧社会并不完全象有些画家所画的那样：一个小牧童，騎在牛背上，橫吹着短笛，悠閑自在地在田野上溜躑。給地主放牛，真是一件苦差事，天一亮，就要牵着牛出去，要照料它吃，照料它喝，撒尿拉屎也要管。我咬紧牙关，熬过了三年，到了十四岁，人也长得高大結实了，心里光想着闖出去。那年哥哥接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作的姐夫来信，說是那里有活干，于是我們就决定往那里去找生活出路。

投奔萍乡

湘南的二月还没有摆脱冬天的寒意，我和哥哥就向陌生的萍乡进发了。我们穿了补满补钉的破黑袄、黑布裤，头上围块白毛巾，肩上背了个小包袱，腰兜里缠着几块杂粮做的硬饼当干粮。

从醴陵到萍乡有二百多里路，中间还横着几座山，几条大河，我们有山爬山，有河涉河，一天只吃几个硬饼充饥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。

那是一个夜晚，下弦月挂在碧蓝的天空，星星闪烁着寒冷的光亮，我们拖着疲倦的双腿，爬上一个山坡，攀着树枝往下看，只见山下一片闪亮的灯光，比乡下赶灯会还好看。我抓着哥哥的胳膊，不觉高兴地叫了起来：“啊，哥，你看，那么好的地方，灯比星星还多！”

“是啊，真是一个好地方！”哥哥也赞叹不已，他天真地笑了一笑，又说：“怪不得都要跑安源啊！”他重重地在我身上拍了一下，然后两手一合，兴奋地搓动起来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，甚至对这陌生地也感到



十分美妙。

“哥啊，只要有活干，干啥都行，我一定好好干！”我站在小山坡上，忘了身上的寒冷。

我們飞快往山坡下跑。說來也怪，那一股子热火劲，把疲劳也赶跑了。

到矿局門口，已經是后半夜了。我們向守門的报了姐夫的名字，說了找他的原因。那个穿黑制服的警察，打量了我們老半天，才讓我們在矿門口歇脚。

夜风一吹，身上的汗变成凉水了，衣服粘在身上，我們冻得直发抖，但是心里却充滿了希望。我們看着一只紅綠灯泡，听着富有节奏的“軋軋”的机器声，想到明天，想到将来，心里热呼呼的。

熬了整整半夜，第二天我們总算見到了姐夫。真不走运，姐夫把我帶到歪戴着帽子的工头那里，他却說我个子还不够高，不能下矿。姐夫求了好半天情，我才当上了个挑脚（即搬运煤块的挑夫），挑一担算一担，哥哥舍不得我离开他，放棄了下矿，和我一起运煤。

从此，我整天担着数十斤重的煤担子，奔跑在矿区、鉄路上。这里有穿着綢褲子的工头，还有戴着礼帽套着白手套的外国人，拿着硬木棒子盯在屁股后面，稍一怠慢，棒子就会飞到身上。我們爬煤山、攀煤車，啥都要干。工人中鬧病的极多，而病了矿上是不管的。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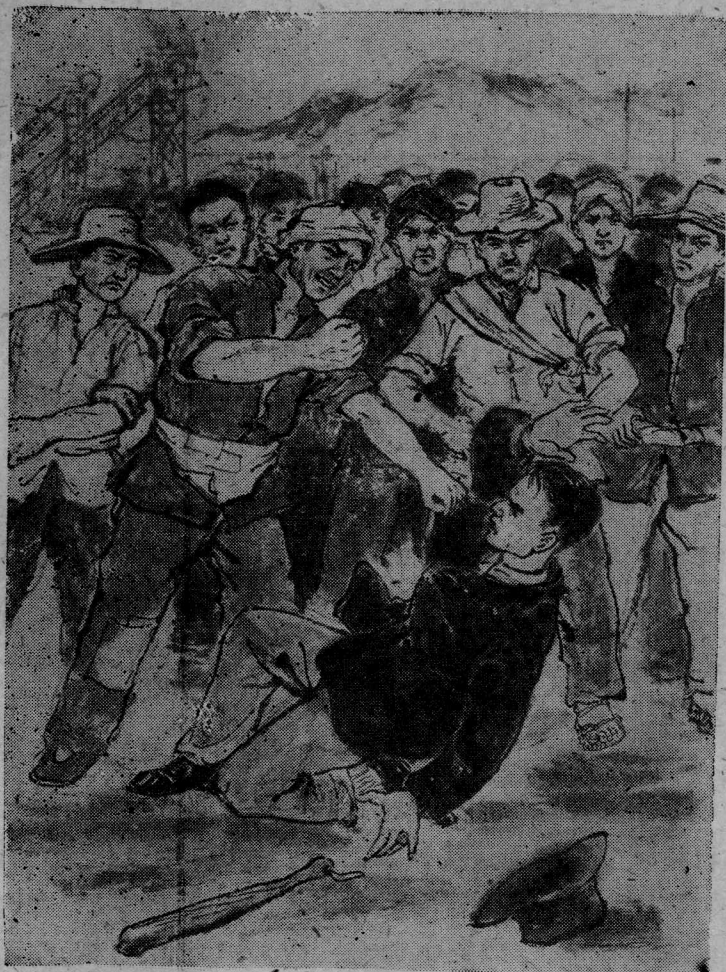
管当挑脚的人人使尽力气，但是挑脚的生活，没有一个好的。下矿的工人一天拿四角，我們減半，只能拿两角，肚子大一点的連吃飯也不够。記得跟我們在一起的有个叫老朱的湖北人，他家里有老婆孩子，因为受不了地主气，出来当挑脚；人长得很高，有一副寬闊的肩膀，身子微偻，眼睛不好，常发炎。听說他刚来时，身体极好，一担能挑二百多斤，別人休息，他也要多挑一担，有时还打連班(加班)，巴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可以干活。他拚着命干都喂不飽肚子，烂袜子破了又补，补了又破，总有近十来斤重。他两眼通紅，可是还常常背着人吃价錢便宜的烂蒜苗。有次我对他說：“老朱，听說蒜苗是助热的，你吃了眼睛会更糟。”他听了后苦笑了一下，搖搖頭說：“这有什么办法，吃它总比餓肚子强，家里老婆孩子都伸起头盼着这几角卖命錢呢。”說着說着眼睛里全是泪水了。象老朱这样的苦人，在矿里可以找到不少。我們漸漸发现，先前我們想得也太好了，安源不是天堂，是穷人的火坑。洋人和封建把头，穷凶极恶，剝削着工人。我們一天要在矿上做十四个小时，得到的报酬只有小洋两角，有的小工挑不了多少煤，做不动重活，只拿八分。工人越做越穷，身体也越做越坏。当时有这样一首流传在工人中間的快板：

“安源好掙錢，
一去兩三年，
想回家看看，
又愁沒盤纏。”

的确是工人当时的写照。

那时正当有名的安源大罢工以后不久。工人们常常开会要求外国老板增加工资。刘少奇、李立三等同志就是当时工运的领导人。

记得安源煤矿在半山腰里（大概叫牛角坡），有个工人俱乐部，这是一座刚建立不久的大厦，上面插着红旗，是工人经常活动的地方，工运的负责人也大都住在这里。我只见过李立三同志，记得那时他不叫李立三，叫李龙志。外国人最怕我们开会。工人开起会来，坐在广场上，一色草帽子，真威风。外国人戴着白帽子，象死了父亲，在矿区里失魂落魄似地直打转。工人喜欢称他们“洋狗”，洋狗虽厉害，但也怕团结起来的工人。有一次，有一个洋狗到我们矿区里乱逛，看见一个年老的挑脚累了，正在吸烟，他恶狠狠地就是一棍子，打得这个挑脚抱着头在地上滚。这可恼怒了在场的所有挑脚，大家天天受气挨骂，正愁没地方发作，一家伙都哄起来了。洋人一见触怒了众人，知道闯了祸，想脱身逃走，但是那里跑得了，一下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围了



过来，封得密密层层。那个烂眼的老朱，一个箭步跳了过去，伸出粗大有力的手，紧紧地抓住了洋人的西服领，瞪着眼问：“你让人活下去不？”吓得洋人直哆嗦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打洋人，也是第一次感到中国人站在外国人面前要比外国人高大有力。我钦佩老朱，心里暗暗下决心，要学老朱，学他那天不怕地不怕敢与强暴斗争的精神。

从那天起，我更接近老朱了。原来这是一个对世界上的事情懂得很多的人。他不但能讲历史上英雄豪杰的故事，还能讲几百里路外发生的新闻。他常常给我讲水滸故事，这些故事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在矿里干了半年以后，生活也没好多少，我们决定走了。哥哥是最不愿受气的人，他特别恨洋人。加上我们年纪轻，都有一种去闯闯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我们想先回家看看，凑来凑去，只凑了几块钱，这几乎是半年来兄弟两个人的全部积蓄。这几块钱能有什么用呢，还不够买一张从萍乡到我们家里的车票。怎么办？哥哥是个直性子，把胸脯一拍，说：“我们能跑来，跑回去还怕没有腿，走，再走回去。”我们两个人正收拾东西，突然老朱来了。

“你们哥俩可以搭车走！”他一进工棚就高兴地说。

“沒几块钱，买一张票还不够呢！”哥哥回答他。但是老朱一听却笑了，他走近哥哥身边，贴在哥哥耳朵上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通，哥哥听完他的话，也满意地笑了。原来，老朱听说我们要走，劝我们留下，说了几次，看我们还是要走，就帮我们到工人当中去凑路费，有个挑脚对他說，明天正巧有輛煤車从萍乡往北开，这一下喜坏了老朱，他立刻赶来告訴我們。

告別安源

第二天清早，我們起得特別早，把我們帶來的那個唯一的小包袱背在身上。哥哥拍拍小包袱，苦笑着對我說：“我們來時這個包，去時還是這個包。”

老朱和另外兩個挑腳伙伴，特地到車站送我們，老朱牽着我的手，叮囑我說：“我知道你有志氣！我們人窮志不短，到那里也是靠兩隻手找活干。”那天我們談得很多，他向我說了有家歸不得的苦處，一則沒有盤費，二則回去沒有事做，不能叫老婆孩子扎起肚子來挨餓。我听了很難過，可自己手抓兩把皮，有勁使不上啊。

“嗚嗚嗚！”汽笛叫開了，我們只好和他們分別。我看到車子一動，趕忙跳上去，接着哥哥也跳了上來。老朱直向我們揮手。

車子劇烈地震動着，我們坐在斗式的煤炭車里，屁股下面全是硬硬的鐵皮和煤屑，四周漆黑，車子一開煤灰就一直不停地往我們臉上吹。我們也顧不得這些